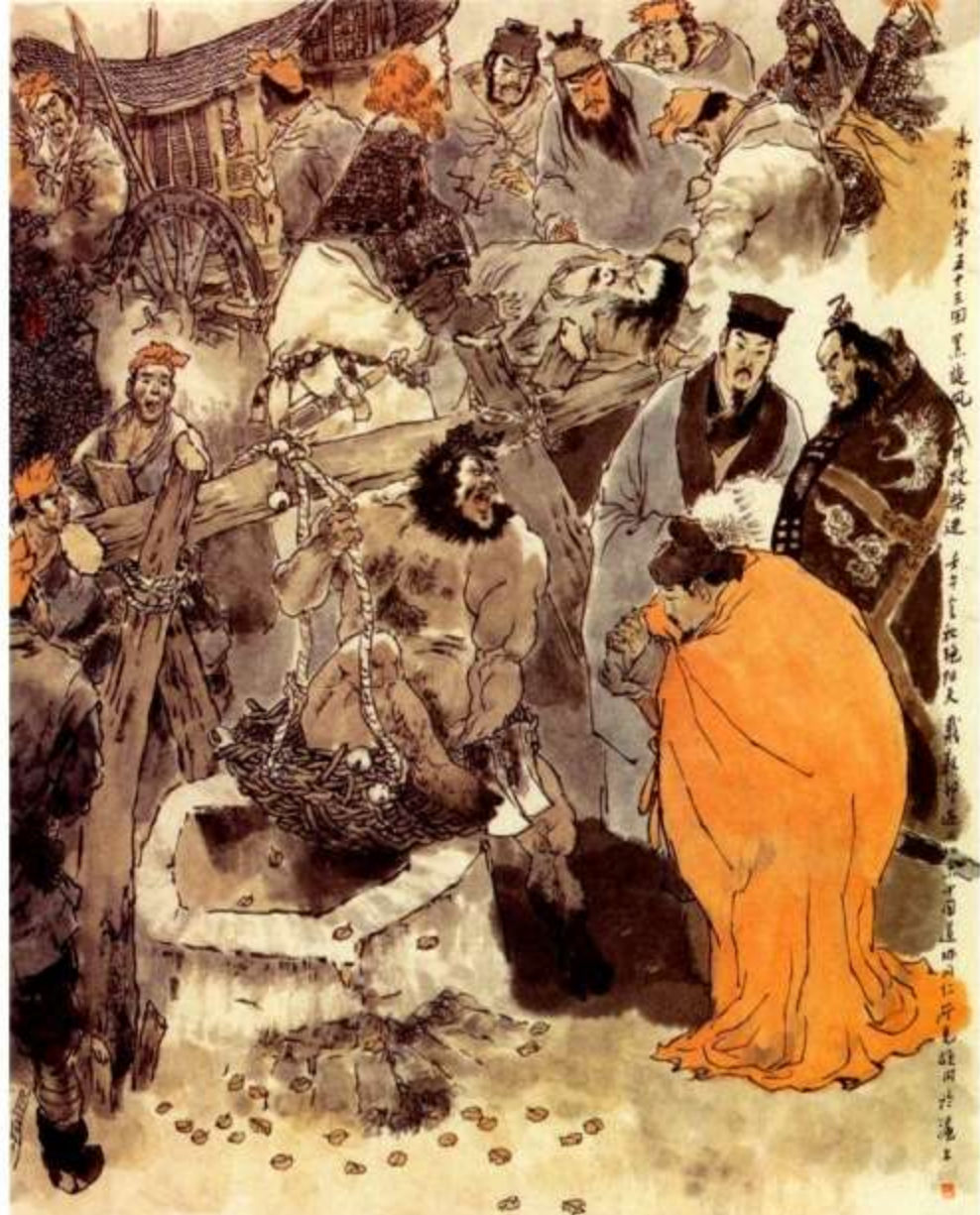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六册



中国书店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第六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

《彩绘水浒传》包括清张琳绘工笔重彩《水浒传》人物各一百零八图和戴敦邦绘《水浒传》故事。

张琳所绘彩图，人物形象表情生动，设色均匀，为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绘像之佼佼者。张琳绘本藏于南京图书馆，属馆藏精华。

戴敦邦所绘水浒传，是他的又一杰作，整部画集，充满生活活力，洋溢阳刚之气，既恰切传示出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，又体现了画家对原著的独特理解。一幅幅图，如一首首诗，格高韵远，含蕴无尽。



本书由中国书店

出版社出版



清张琳
戴敦邦
彩绘全本水浒传

本电子书仅作观赏

请勿转载以及商用



吴用、雷横向朱全拜道：『因一心要请兄长上山，故叫李逵杀害小衙内，以绝足下归路，还望息怒恕罪。』朱全道：『这么做也忒毒了！若要我上山，先杀了李逵！若有黑旋风在，我死也不上山！』柴进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们三人上山，李大哥留在我这里。』朱全随吴、雷来到梁山泊，晁、宋引领大小头目迎接。朱全一家老少，前些天已由宋江派人接到山寨。朱全见了，也便安下心来。

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。忽一日，柴进接到告急书信，立即带了他直奔高唐州。李逵问：『什么要紧事？』柴进道：『我叔叔柴皇城，现住高唐州。该州知府高廉，是高太尉的叔伯兄弟。高廉的舅子殷天锡，也是奸诈狠毒之徒，巧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无恶不作。近日他听说我叔叔家花园水亭盖造得好，便要霸占，更把我叔叔打得奄奄一息。叔叔无儿无女，所以我必须亲自走一趟。』李逵道：『这厮好无道理，叫他吃我几斧！』柴进道：『李大哥，不可粗卤！我家有护持圣旨，王法条例也明明白白，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上京城和他打官司！』李逵道：『条例，条例，若条例管用，天下也不乱了！』

一路上没有任何耽搁，柴进总算得与叔叔见上一面。皇城含泪对柴进道：『贤侄，你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。』言罢便断了气。柴进痛哭，举家哀恸。

至第三日，殷天锡就领着一批闲汉上门寻衅。见柴进一身孝服出来，殷天锡道：『为何不依我言搬走？』柴进道：『叔叔亡故，待七七四十九天办完丧事，便让出花园。』



殷天锡道：『放屁！限你三日内搬出，否则先把你这厮打一百讯棍，枷号示众！』『你欺人忒甚！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有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！』殷天锡冷笑道：『你有丹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左右给我打这厮！』众闲汉刚要动手，李逵怒吼一声，抢步上前，打翻四五闲汉，一把将殷天锡揪下马，拳打脚踢，使他当场毙命。柴进见了，暗自叫苦，对李逵道：『那高廉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快回梁山泊去！我有丹书铁券护身，官司自有办法应付。』李逵走后不久，柴进就被绑到州衙。高廉喝令将他一顿毒打，关进死囚牢中。

一见李逵，朱仝怒从心起，掣朴刀向他奔去。众头领慌忙将朱仝劝住，宋江逼李逵给朱仝陪话。李逵只得撇了双斧，朝朱仝拜了两拜。李逵说了高唐朝州之事。宋江道：『你自走了，必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。』晁盖道：『这黑厮到处惹祸！柴大官人对山寨有恩，须速救他。』于是宋江带了林冲等二十位头领、五千人马，来到高唐州城外。

高廉闻报，冷笑道：『这伙草贼送上门来就缚，天叫我成功也！』立即率领人马出城迎战。林冲一马当先，只五合便将统制官于直挑于马下。秦明与另一统制官温文宝斗了十合，挥狼牙棒，削去温的半个天灵盖。高廉连折两将，恼羞成怒，便从背上掣出太阿宝剑，施展妖术。只见官军阵中喷出一道黑气，卷至半空，顿时刮起怪风，飞沙走石，使得梁山众将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坐骑咆哮乱窜。忽地又有一群怪兽毒虫扑来，宋江等只得夺路逃命。幸亏埋伏草坡的杨林、白胜，冷箭射中高廉左肩膀，方使他收兵返回城中。



首战高唐州，宋江大败，折了一千多人马，退五十里扎寨。吴用道：『要破高廉妖法，非得请来公孙胜。上次未曾寻得，这次仍须戴宗走一趟，寻访蓟州名山洞府，不愁不见他。』戴宗道：『小可愿往。』李逵自告奋勇道：『我与戴院长做伴。』戴宗道：『你要跟我去，一路上必须吃素，听我的话。』李逵道：『这不难，都依你就是。』

戴宗、李逵取路往蓟州，走了一天，晚宿客店。李逵端饭和菜汤给戴宗吃。戴宗道：『你怎么不吃饭？』李逵道：『我还不饿。』戴宗吃毕，发现李逵躲在另屋吃酒肉，心想：『且不道破他，明日要他一要。』次日五更上路，戴宗道：『今日要赶路，须用神行法，日行八百里，你把包裹拴得牢些。』取出四个甲马，缚在李逵腿上，道：『你到前面酒店等我。』说罢，往他腿上吹口气，李逵便不由自主地甩开脚步，飞也似向前，犹如腾云驾雾一般。李逵起初觉得好玩，不一会，只觉得呼呼风声震耳响，只见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往后倒下，不禁害怕起来。几次想停下，可脚底下电掣一般，哪能收得住！看那酒馆饭店，飞也似向身后退去，李逵又饥又渴，气喘吁吁，一身臭汗，叫道：『救我一救！』戴宗从怀里掏出几个炊饼吃起来，李逵回头见了，道：『给我一个充饥。』伸出手，始终隔着戴宗一丈来远，只接不着。戴宗道：『今日我也觉得有些蹊跷，两条腿也收不住。』李逵道：『我恨不得用大斧砍了双腿！』戴宗道：『这样才好，不然走到明年初一也停不下来。』李逵道：『砍了腿，用什么走回去？』



戴宗道：『莫非你昨晚瞒着我吃荤了？』李逵道：『我只是吃了五六斤牛肉。』戴宗故意叫苦道：『糟了！我这种神行法，最忌牛肉，吃一块，奔一輩子也停不下来。』李逵也真急了，道：『好爷爷，饶我这一回！若再偷吃，舌头上生个大疔疮！』戴宗见他发了毒誓，便赶上一步，用衣袖在他腿上一拂，喝声：『住！』李逵应声立定，此后一路上李逵只吃素酒素饭，没几天就到了蓟州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在素面馆一位老者那里打听到了公孙胜下落。老者道：『公孙胜是俗名，道号一清，如今都叫他清道人，家住二仙山。』戴宗谢了老者，与李逵来到二仙山。见一村姑，提着一篮新果子走来，戴宗施礼问道：『清道人在家么？』村姑指着身后三间草房，道：『在屋后炼丹。』戴宗叫李逵留在石桥边，自己走进草屋求见。白发婆婆问了戴宗姓名来历，道：『我儿云游未返，有话我可转达。』戴宗道：『我会再来。』告辞出来，对李逵叮嘱一番。道：『今番看你的了。』李逵进门，婆婆见他模样，吓了一跳。李逵直嚷道：『我是梁山泊黑旋风，快叫你儿子出来，慢了，就杀了你！』把斧一挥，砍倒了一堵壁。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出来，叫道：『不得无礼！』戴宗从外面进来，喝道：『铁牛，怎么吓倒老母！』李逵撇了大斧。唱喏道：『休怪，不这样，阿哥不肯出来。』戴宗说了来由，公孙胜道：『只怕吾师罗真人不许我离去。』于是同往紫虚观拜见罗真人。果然，罗真人不允清道人下山。李逵很生气，心想，除掉这老道，公孙胜便可下山了。当夜，李逵偷偷起身，轻启房门，摸到紫虚观松鹤轩。戳破窗纸，往里一看，见罗真人正端坐云床，便破门闯入，朝他脑门劈了一斧，只见他倒在云床上，流出白血来。



戴宗不知昨夜李逵斧劈罗真人之事，吃了早饭，就与公孙胜、李逵再上紫虚观，恳求罗真人。李逵心里暗笑。到了观中松鹤轩，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，李逵惊得吐出舌头，半日缩不回去。真人指着李逵道：『看他面上，让一清去走一遭。』又吩咐道童取来红、青、白三方手帕，铺在石上，叫公孙胜、戴宗、李逵分别站在上面，喝声：『起！』三方手帕化作红、青、白三朵云，载着三人冉冉升空。李逵踩着白云叫道：『啊呀！我的不稳，放我下来！』罗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青、红二云稳稳地降到地上。然后把左手一招，喝声『去！』陡起一阵恶风，将李逵吹落到蓟州府衙的屋顶上，又骨碌碌滚了下来，跌得头破额裂。厅前公吏以为他是妖人，掇一盆狗血，提一桶尿，从他头顶直浇到脚底。李逵急叫：『我不是妖人，是罗真人的伙伴！』众人这才放他回紫虚观。罗真人笑道：『你昨夜砍的虽然只是个葫芦，可见你心不善，所以叫你受些磨难。』李逵磕头道：『亲爷爷，铁牛不敢了！』罗真人又对公孙胜道：『吾今授你五雷天心正法，可救宋江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。』公孙胜受了诀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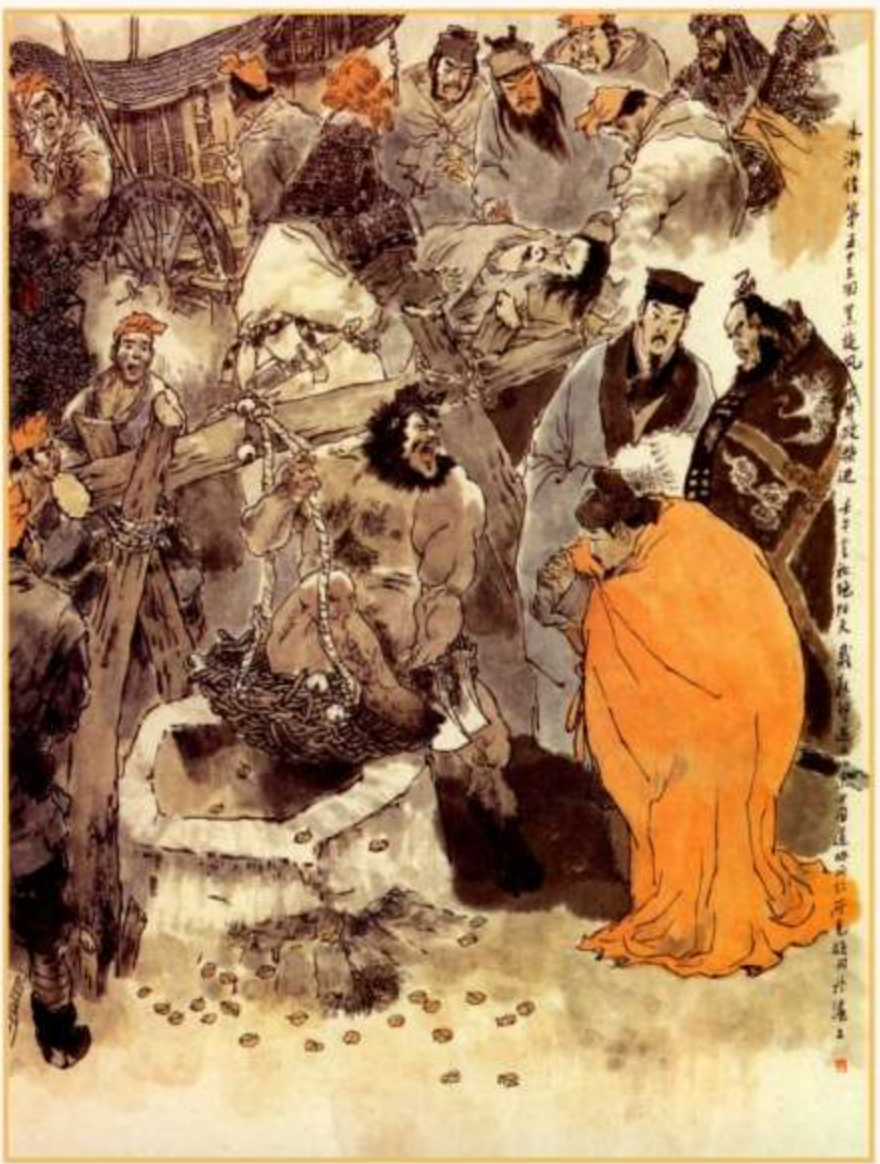
公孙胜等三人在临近高唐州的武冈镇，结识了以打造兵器为生的『金钱豹子』汤隆，同到营寨见了宋江。当日宋江传令拔寨起行，直至高唐州城壕前，摆开阵势。此时知府高廉已痊愈，当下披挂上马，引领大小将校与三百神兵出城，喝骂道：『水洼草贼，今日定要见个输赢，走的不是好汉！』宋江阵门开处，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而出，直至垓心。高廉军中，上将薛元辉骑烈马举双刀直逼花荣。斗了数合，花荣佯败。薛元辉拍马舞刀紧追，被花荣一箭射中，落马殒命。



高廉大怒，用剑在聚兽铜牌上连敲三下，豺狼虎豹、怪兽毒虫，顿时向宋江阵中奔袭过来。公孙胜掣出松文古剑，喝一声：『疾！』只见一道金光射出，那群怪兽毒虫纷纷坠于阵前，原来都是白纸剪的。宋江鞭梢一指，三军奋勇掩杀过去，高廉急引神兵退走入城。宋江收兵结寨，公孙胜道：『那厮夜间必来偷营劫寨。』

果然，二更时分，高廉驱领神兵奔杀宋江营寨。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，顿时狂风骤起，飞砂走石。三百神兵各举火把，滚入宋江大营。见营中空无一人，知道中计，方欲退出，公孙胜于高埠仗剑作法，刮刺刺平地起个霹雳，火焰乱飞，天地通红，无路可出，三百神兵尽死阵中。高廉逃回城中，连夜派人去东昌、寇州求救。吴用传令：『放他出去，可以将计就计。』过了数日，吕方与郭盛，朱仝与雷横，各率人马，装作两州援军，赚开城门，引出高廉。高廉发现上当，刚要作法，被雷横一刀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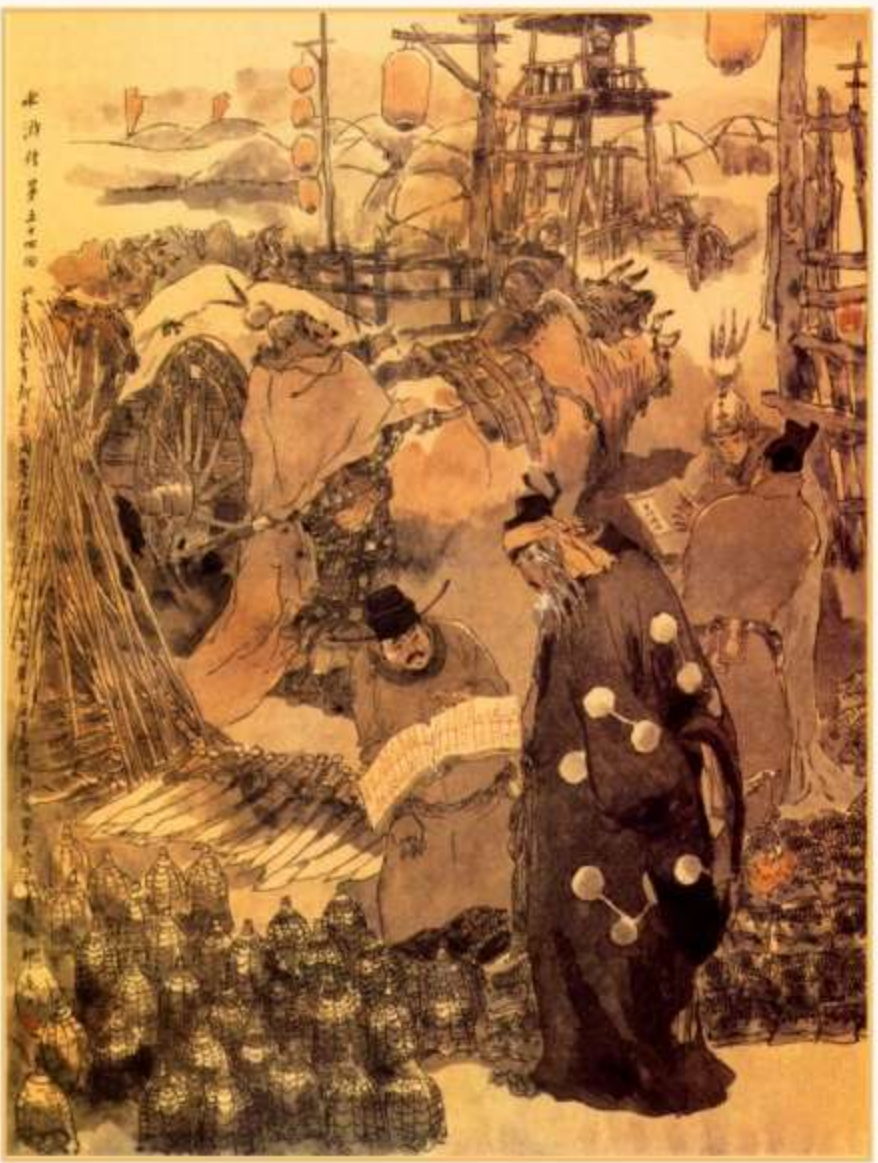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率军到城中，出榜安民。得知柴进昨日已被推入枯井，急去察看。井内黑洞洞的，大声叫喊，井下毫无回应。李逵道：『我下去看看！』坐进大箢篾，让众人用绳索将他放下井去。李逵在井底摸到柴进，就把他抱进箢篾里，摇动绳上铜铃。众人将箢篾拉出井，见柴进一息尚存。忙叫来医士调治。井底李逵久不见放下箢篾来，急得大叫。幸好宋江听得，才让人将他拉了上来。宋江派人先将柴进和柴皇城两家老小及家财护送上山，然后将高唐州府库财帛、仓廩粮米，以及高廉私财，悉数随军运载到山寨。



太尉高俅闻悉宋江率军攻破高唐州，杀了知府高廉，立即上朝启奏徽宗皇帝。徽宗大惊失色，命高俅选将调兵前去剿捕，务要扫清水泊，斩尽杀绝。高俅奏道：「臣保举呼延灼为兵马指挥使，领马步精锐之师，征剿梁山泊。此人乃开国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，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」天子准奏，并赐呼延灼踢雪乌骓一匹。此马浑身黑似墨锭，四蹄却白似雪练，日行千里。

呼延灼到殿帅府参见高太尉，道：「陈州团练使韩滔，武举出身，使一条枣木槊，人称『百胜将军』，堪任正先锋，颍州团练使彭玘，累代将门之子，使一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，人称『天目将军』可为副先锋。」高太尉闻听大喜。经半月准备，一切就绪，呼延灼率三军开赴梁山泊。梁山泊早已探知此事，严阵以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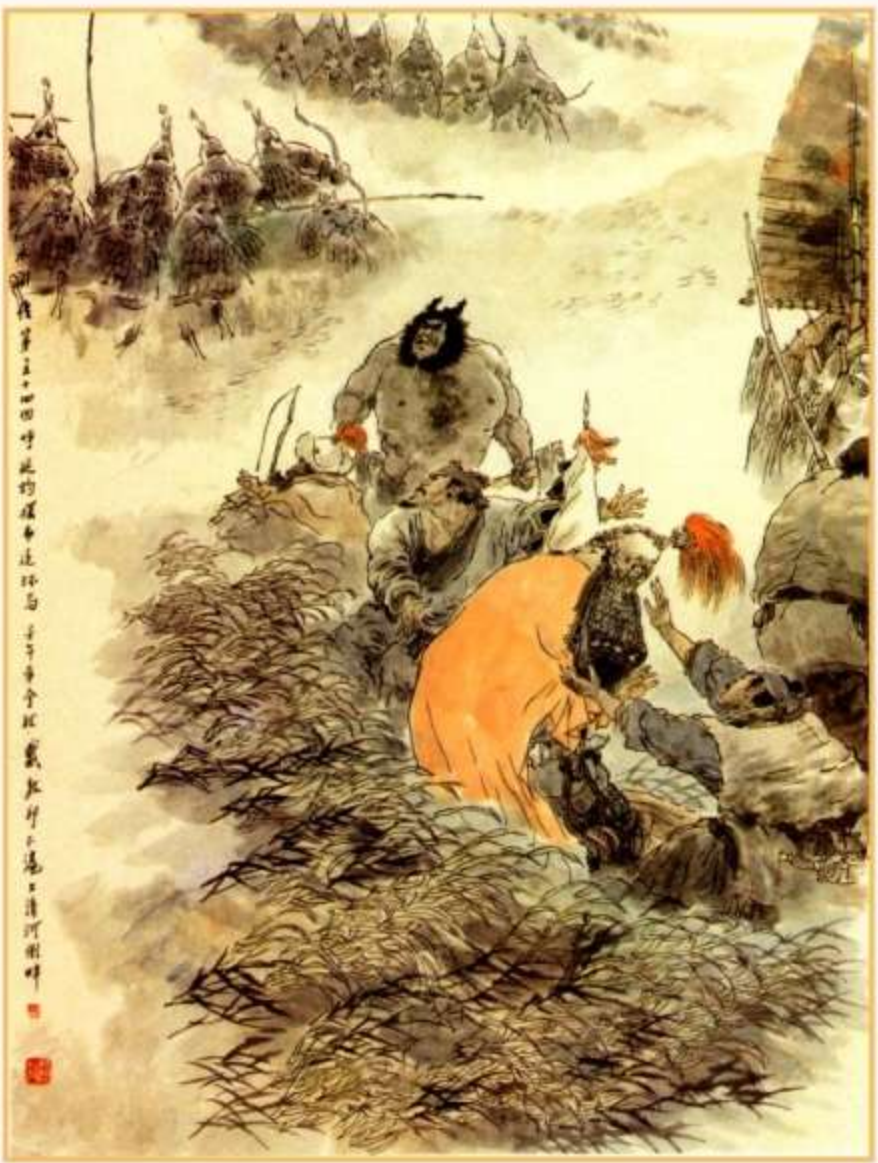
官军先锋韩滔横槊立马，大叫要填平水泊，踏碎梁山。梁山先锋霹雳火秦明，策马舞起狼牙棒，直取韩滔。战了二十余合，韩滔力怯欲退，中军主将呼延灼怕他挫了官军锐气，便纵踢雪乌骓，挥双鞭出阵。梁山第二拨军马头领豹子头林冲，挺蛇矛将呼延灼截住，斗了五十余合，未分胜负，各回本阵。后军副先锋彭玘骤马举刀杀出，第三拨头领小李广花荣挺枪接战，刀来枪往，各不相让。第四拨女将一丈青扈三娘赶到，叫道：「花将军稍息，看我捉这厮！」战至二十回合，一丈青拨转马就跑。彭玘急欲建功，纵马紧追。一丈青将双刀挂在鞍桥上，取出系有二十四个金钩的红绵套索。住空一撒，将彭玘拖下马来。军士蜂涌上前，把彭玘缚了。



呼延灼大怒，拍马直奔一丈青，举钢鞭朝她顶门上狠打下来。一丈青眼明手快，起双刀一隔，铮的一响，火光迸射。第五拨大将病尉迟孙立，招呼一丈青返阵，自己来与呼延灼过招。二人钢鞭对钢鞭，打了个平手。

次日再战。秦明一马当先，呐喊挑战，而对面官军，千余步兵一字横列，却无一人出阵交战。宋江疑有诈，即令后军撤。就在这时，官军阵里连珠炮响，那一千步兵忽然向两边让开，中间猛然冲出三千连环马军。这连环马军，人穿铠甲，只露出双眼，马披马甲，只露着四蹄。马军的左右两队万箭乱射，当中一队尽是长枪。宋江大惊，急令众军放箭，却因官军人马皆有坚甲遮护，而毫无作用。相反，连环马军枪戳箭射，横冲直撞，杀得梁山军队人仰马翻，乱窜逃生。幸得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等水军头领的战船接应，宋江等方得脱险。检点此次出战人马，损折大半。呼延灼派人到京师报捷，高太尉又遣当时第一炮手『轰天雷』凌振来助阵。

那日，宋江等正在鸭嘴滩营寨商议破敌之事，突然听得三声巨响。原来是凌振连放了三个火炮，两个打在水里，一个打在鸭嘴滩边小寨上。宋江等尽皆失色，吴用对水军头领作了布置。李俊、张横等人，从芦苇深处悄悄上对岸，推翻炮架。凌振得知后大怒，立即赶至滩边，引领百余水兵抢得数十小船，杀向对岸。船行至波心，埋伏水底的梁山水兵钻了出来，把每只船的船尾楔子都拔了，水滚入船中，外面就势把船扳翻。凌振等尽皆落水，被阮小二等活捉，拖上岸绑到大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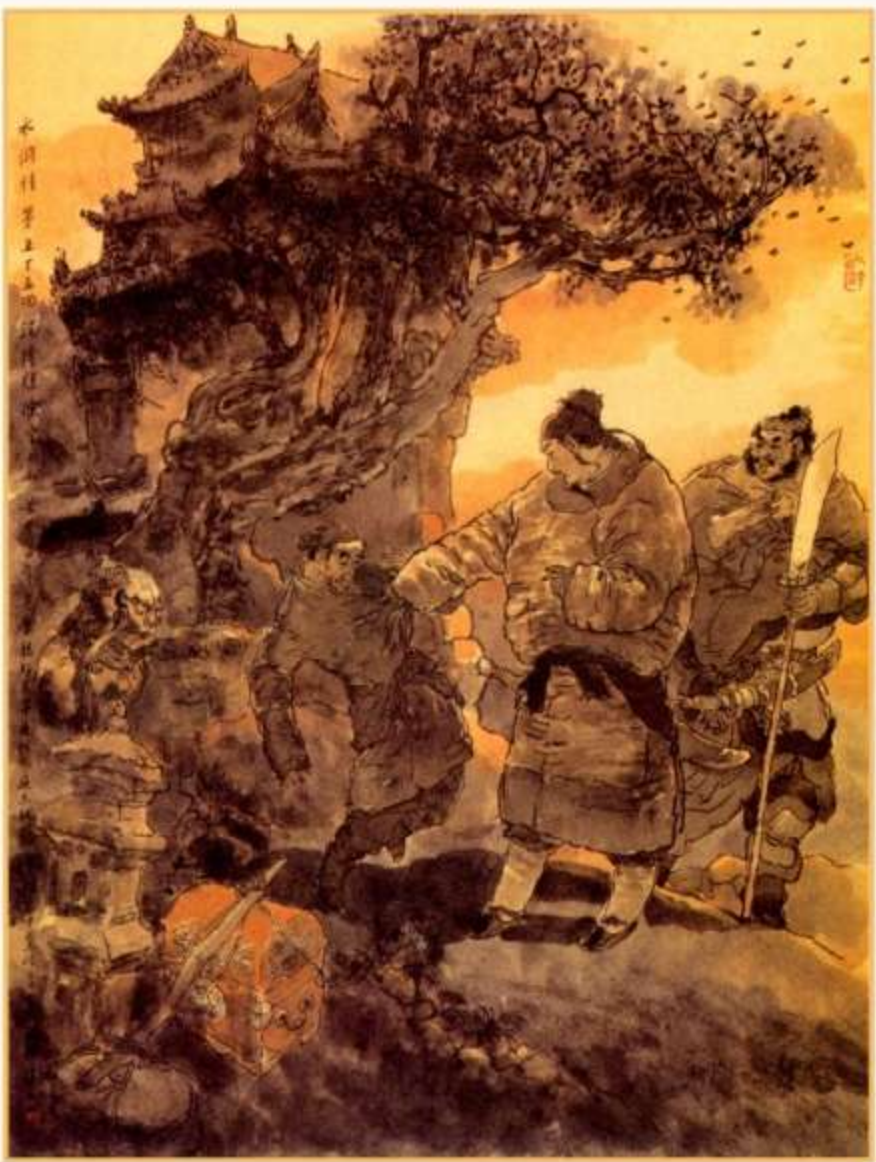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得知活捉轰天雷凌振，即与众头领到第二关迎接，亲解其缚，故意埋怨众人道：『我叫你们请凌统领上山，怎么如此无礼！』又敬酒压惊。凌振拜谢不杀之恩，又见彭圮已做了头领，只得答应留在山上，晁盖设宴庆贺。饮酒之间，宋江又谈及官军连环马之事，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：『欲破连环马，须用钩镰枪。小可虽有祖传画样可以打造此枪，却不会使。唯有我姑舅哥哥能将钩镰枪使得神出鬼没，这独门枪法，不传外人。林冲道：『你说的莫非是金枪班教师「金枪手」徐宁？』汤隆道：『正是。』林冲道：『徐宁的金枪法、钩镰枪法，端的是天下独步。只是怎能请他上山？』汤隆道：『徐宁有一副祖传的雁翎锁子甲。披在身上，又轻又稳，刀剑箭矢不能透。他把这甲视若性命，用羊皮匣装着，挂在卧房中梁上。若能偷得这副甲，不由他不到这里来。』吴用看着时迁道：『这有何难？』有高手兄弟在此。』时迁随即应道：『只要有此物，定把他取来。』汤隆说了赚徐宁上山的办法，宋江笑道：『此计大妙！』于是先送时迁下山，又命乐和随汤隆同行。

时迁来到东京，寻得徐宁住处，摸清了周围环境。入夜，爬到大柏树顶，骑在枝柯上，见徐宁进了家门，便从树上溜下来。转到后院，翻墙而入，上了楼檐，瞧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。这时，听得徐宁娘子对丫环道：『梅香，官人五更要去值班，你们四更起来安排点心。』时迁想：『待徐宁走后下手更稳妥。现在得手也出不了城。』于是找个地方歇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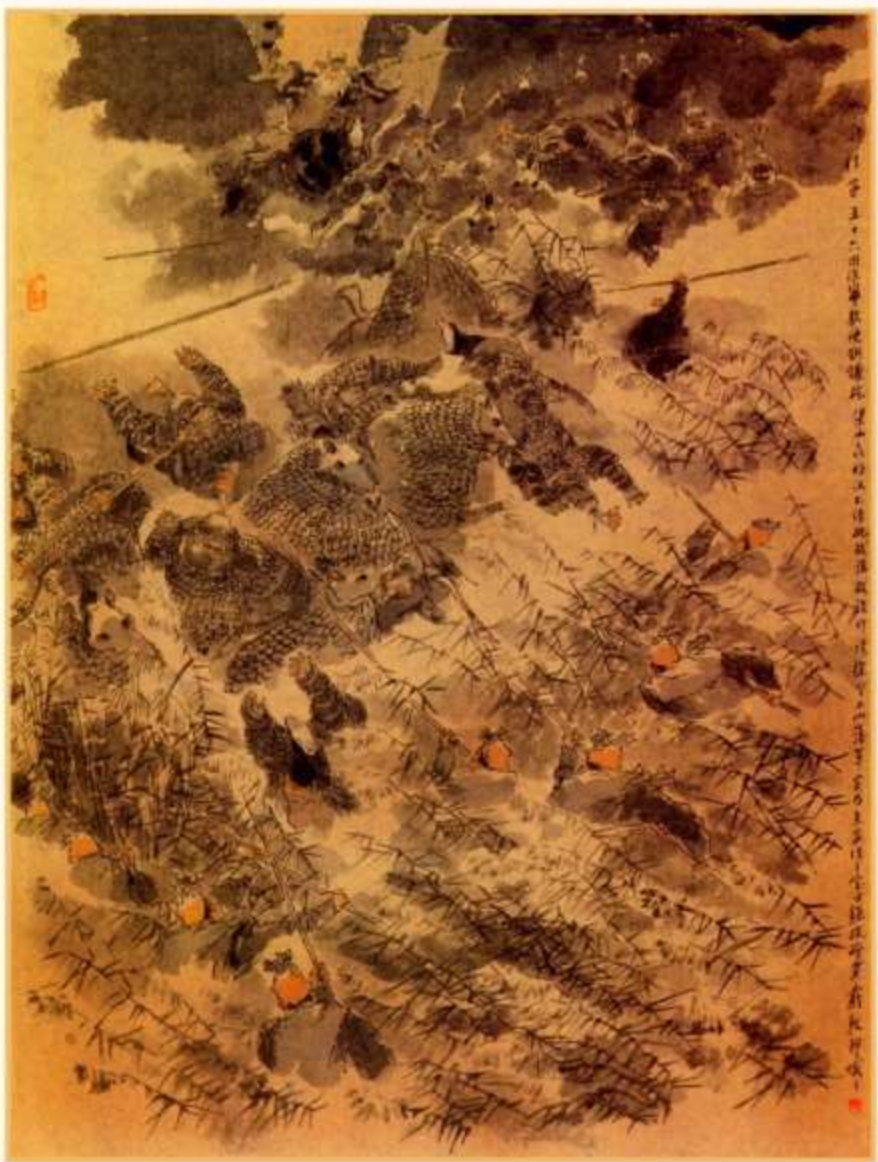
挨到徐宁出门，丫环灭灯睡了，时迁从桶子边直爬到梁上，轻轻解下皮匣。恰巧徐宁娘子一觉醒来，叫梅香道：『什么声响？』时迁忙学老鼠叫。梅香听了听，道：『老鼠在梁上打架，这般响。』时迁赶紧溜下来，背了皮箱到客店，取出行李，拴束成一担儿，挑了出城。到一食铺，见戴宗、汤隆已等在那里。时迁开箱取出雁翎锁子甲，包成一个包袱，让戴宗拴在身上，先送住山寨。空皮箱仍拴在自己的担子上。汤隆道：『你从这条路去，凡是见门壁有白粉圈儿的酒店，你就进去坐会儿，并将这皮匣放在醒目处。』时迁依计而去。

汤隆来到徐宁家中，徐宁吩咐安排酒食款待。汤隆取出两锭蒜条金，道：『先父临终嘱我将此给哥哥，做个纪念。』徐宁道谢收了。饮酒时，汤隆问：『哥哥怎么愁眉不展？』徐宁说了失甲之事。汤隆道：『小弟在村店吃酒时，见一黑瘦汉子，腿有点瘸，挑个红羊皮匣，说是盛甲用的。』三徐宁听了，忙与汤隆出门追寻。走了一阵。见画有白圈的酒店，汤隆道：『吃碗酒再赶路。』进店坐下，问道：『可曾见过挑红皮匣子的人？』店主道：『见过，走路一步一颠的。』吃了酒离店。走了数十里路，进了几家酒食店，店家所言大同小异。傍晚，终于发现时迁坐在一所古庙前树下。徐宁抢步上前，一把将他揪住，打开皮匣，里面竟是空的。时迁道：『泰安州一个财主，叫我同李三盗甲，我闪了腿，李三已拿了甲先行。』于是，徐宁、汤隆押了时迁，往泰安州而去。途中见人驾了辆空车，于是三人上了车。赶车人拿葫芦沾了些酒，汤隆先敬徐宁一瓢。徐宁一饮而尽，行不多时，麻药起了作用，倒在车上。那赶车人，是铁叫子乐和。



乐和赶车直送徐宁到山寨，此时徐宁麻药已醒。众头领皆来迎接，宋江道：『现今宋江暂居水泊，专待朝廷招安，尽忠竭力报国，非敢行不仁不义之事，万望观察怜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』林冲作为徐宁故交，也上前把盏陪话。不出几日，汤隆接了徐宁家眷，薛永接了凌振老小，李云采购了五车火药，都已返回山寨，徐宁挑选了五六百名马步军精壮之士，日夜教演钩镰枪上中七路正法，下面三路暗法。凌振制造了诸般火炮。不出半月，准备就绪。那日三更，先载钩镰枪军士到对岸，藏林伏草。四更，渡十队步军过去，分别进入既定阵地隐藏，凌振、杜兴在高阜竖起风火炮架，搁上火炮。然后徐宁、汤隆各执号带渡水。天明，宋江、吴用等所守中军，隔水擂鼓，呐喊摇旗。

呼延灼得报，披挂上马，令先锋韩滔迅速锁上连环甲马，双鞭一挥，官军直扑梁山泊。韩滔道：『正南有一队步军，不知有多少人。』呼延灼道：『休问多少，只管将连环马冲去！』忽然，东南、西南又各现出一队步军，都打着梁山泊旗号。呼延灼道：『此必贼人奸计，我与你分别往南北两路杀去。』这时，正北连珠炮响。一个母炮，接四十九个子炮，直打到土坡上。炮声轰响，震耳欲聋，官军不战自乱。呼延灼大怒，引兵向北冲来。梁山士兵尽往芦苇枯草丛里散跑乱走。呼延灼大驱连环马，呼啸紧追。突然一声胡哨声响，芦苇丛中钩镰枪齐举，先钩倒两边马脚，中间的甲马咆哮起来。挠钩手一起发威，搭住落马官兵，只顾缚了。



呼延灼这时方知败局已定，左冲右突，先后遭遇穆弘、穆春、解珍、解宝、王英、扈三娘拦击，不敢恋战，独骑逃生。韩滔被刘唐、杜迁擒获。也效彭圯、凌振，在山寨做了头领。

呼延灼全军覆没，不敢回京，决定投奔青州慕容知府，想借打通其女慕容贵妃的关节，得以东山再起，引军报仇。当晚在乡村酒店歇脚时，不料那匹御赐千里马竟被桃花山强人盗走。次日，到青州府参拜了慕容知府。知府问了情由，道：『将军只是中了贼人奸计，也没奈何。下官所辖地面，多遭草寇侵害。将军到此，可先扫清桃花山，夺回御赐踢雪乌骓马，然后将二龙山、白虎山的强人一发剿灭。届时当尽力保奏，让将军重新率军复仇。』呼延灼再三称谢，并向慕容知府借了两千人马。

桃花山头领李忠、周通，与呼延灼战了不满十合，便知不是他对手，只得拨转马头回寨。呼延灼生怕中计，便下山扎营。李忠派人星夜赶奔二龙山求援。次日，二龙山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三大头领，点起五百喽罗，去救桃花山，留下施恩、曹正、张青、孙二娘守寨。鲁智深、杨志各与呼延灼战了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负，呼延灼刚回到营帐，慕容知府派人来道：『白虎山头领孔明、孔亮，为救其叔孔宾而来青州劫牢，请将军速回城守备。』呼延灼听了，立即回军。到了青州城下，与孔明、孔亮交手，斗约二十回，便活捉孔明，俘获百余喽罗。慕容知府置酒款待，说了鲁智深、杨志来历，呼延灼道：『难怪他们本事了得！』

次日，鲁智深等下山寻战，见官军营帐人马全无，正在纳闷，孔亮引领残部前来求救。



孔亮求救。武松道：『干脆聚集二龙、桃花、白虎三山人马，拿下青州，不仅可以救出孔明，还可得其府库钱粮。』鲁智深道：『洒家也是这个想法。』杨志道：『青州城池坚固，人强马壮，呼延灼那厮又英勇，不是俺自灭威风，要打下青州，须用大队军马。若请得梁山泊相助，方为上策。』于是让孔亮往梁山去见宋江。

宋江领孔亮拜见了晁盖、吴用及众头领。晁盖欲亲自领兵下山，宋江道：『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，还是我与弟兄们走一趟吧。』于是点了二十位头领、两千人马，前往青州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见宋江到来，三山头领齐出迎接。鲁智深置酒款待，共商破城之计。

次日，至青州城下擂鼓摇旗，呐喊搦战。慕容府上城观看，只见秦明举狼牙棒骂道：『害民贼官，你杀了我全家，今日要报仇雪恨！』慕容知府骂道：『你是朝廷命官，居然造反！』呼延将军，拿下此贼，碎尸万段！呼延灼立即叫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纵马出城。二人再次交锋，斗了四五十回合，仍无胜负。知府怕呼延灼有失，鸣金收兵。秦明也不追赶，退回本阵。

月色朦胧，小校报告呼延灼道：『北门外有三骑窥城！』呼延灼披挂上马，看了一会，道：『居中红袍白马，必是宋江，左边道牧者是吴用，右边像是花荣。于是悄悄开了北门，放下吊桥，领一百马军，纵马赶去，一心要活捉三人。那三人似乎没注意到官军动静，只是勒马在大树边交谈。呼延灼眼看就要追上三人，忽然轰隆一声，连人带马跌进了陷坑。几乎同时，三山伏兵呐喊而出，官军慌忙掉转马头，逃回城中。



刀斧手将呼延灼押进营帐，宋江慌忙起身，亲为松绑，扶他坐定，拜道：『冒犯虎威，切乞恕罪！』呼延灼道：『被擒之人，万死尚轻，何故如此？』宋江晓以是非利害，呼延灼深为感动，答应入伙。李忠、周通将踢雪乌骓还了他。当夜，呼延灼按吴用之计，带了秦明、花荣、孙立等十余骑，奔至青州城下，慌称从山寨逃回，骗开城门，进入城中。秦明一棍打死慕容知府，欧鹏、王英杀散城上军士，解珍、解宝在城头放起火来，宋江见了，指挥大队人马拥入城中。接着分头从大牢里救出孔明及其叔叔孔宾一家老小，查抄慕容私财，把府库金帛、仓廩米粮，装载了五六百车。宋江就在青州府里做个祝捷筵席，邀请三山头领同归梁山。次日，三山头领将各自山寨撤除，带着所有人马钱粮，随宋江来到梁山泊。晁盖引众头领在金银滩欢迎，并为十二位新上山头领大排筵席。

鲁智深思念九纹龙史进，并想邀请与史进同在少华山聚义的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一起上梁山。宋江道：『如此最好，并让行者武松同往，智深大喜。二人晓行夜宿，来到少华山。可是不见史进，只见朱武等三人。朱武道：『华州贺太守为霸占画匠王义的女儿，而将王义刺配远州。史进杀了押解王义的两个公差，又往华州府衙刺贺太守，不料反被捉住，关在牢里。贺太守扬言要杀了史进，荡平山寨。我等正在商议对策。』智深道：『洒家明日去打死那太守！』次日一早，鲁智深提了禅杖，独自奔入华州城。恰巧贺太守乘轿经过，见桥上智深有行刺情状，忙吩咐虞候：『好言请那和尚到府里用斋。』



贺太守将鲁智深骗到府里，预先埋伏的三三十个公人蜂涌而上，将他绑了，关进牢里。武松闻讯，急得不知所措。恰好戴宗奉宋汪之命来打探消息，武松让他迅速回梁山报告。宋江见情况危急，即与吴用等率领七千人马，赶到少华山寨。这时，探事喽罗来报：『殿司太尉宿元景，带着御赐金铃吊挂来华山降香，官船已入渭河。』吴用听了，计上心来，连夜部署。

次日天明，先听得远处锣鸣鼓响。不多时，就看见插着『奉旨西岳降香』黄旗的三艘官船驶近河口，宋江的船便向官船靠拢。官船上一伙紫衫银带的虞候喝道：『什么船只，竟敢拦截大臣！』吴用站在船头道：『梁山泊义士宋江，有事与太尉商量。』客账司喝道：『胡说！太尉是朝廷大臣，岂能与你等乱寇说话！』宋江起身道：『若太尉不肯上岸相见，只恐孩儿们惊了太尉。』站在宋江身后的朱全、李应，将枪上小号旗一招，岸上的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引出军马，一齐扯弓搭箭，客账司慌了，只得回到舱中禀报。宿太尉到船头坐下，道：『我奉旨往华山降香，与义士有何事可商，又岂能轻易登岸！』吴用道：『若太尉不肯，只怕下面伙伴不答应！』只见李俊、张顺、杨春一起撑出船来，手执雪亮尖刀跳上官船，将两个虞候扔进水里。宿太尉大惊失色。宋江喝道：『休得胡来，惊了贵人！』李俊等就又扑通扑通跳到河里，把两个虞候托上官船。宿太尉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得离船上岸。花荣等让宿太尉上马，与宋江、吴用等一起到了山寨聚义厅。



宋江扶宿太尉当中坐定，向他拜了四拜，跪下告道：「宋江等权借梁山泊避难，专等朝廷招安，好与国家出力。今有两个兄弟，被贺太守陷害。欲借太尉御香、仪从及金铃吊挂，去赚华州，事毕奉还。」宿太尉道：「如此会连累下官。」宋江道：「太尉回京，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。」宿太尉无可奈何，只得允了。宋江设宴拜谢。

宋江叫一个俊俏喽罗剃了髭须，穿了太尉的衣服，扮作宿元景；宋江、吴用扮作客账司；解珍、解宝等人分别扮作虞候、卫士。留下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稳住宿太尉及其随从，在山寨饮酒。秦明与呼延灼、林冲与杨志，各领一队人马，伺机攻城。

宋江一行来到西岳云台观。观主拜见小喽罗「太尉」。「客账司」吴用喝问：「本州官员缘何轻慢，不来迎接？」观主道：「已派人去报了。」不多时，贺太守到来，望着小喽罗便拜。解珍飞起一脚将他踢翻，解宝手起一刀将他宰了。武松、石秀等一起动手，将贺太守的随从全都收拾了。这时林冲等已攻下华州，救出史进、鲁智深。库藏财帛等也都装载上车。宋江便将金铃吊挂等物悉数还给宿太尉，并送给他一盘金银。又取出一些金银，分给太尉随从人员。宋江一行凯旋而归，晁盖盛宴庆贺。宴饮之间，晁盖道：「前些天，徐州沛县芒砀山一伙强人，扬言要来吞并梁山泊。那为首的姓樊名瑞，绰号『混世魔王』，能呼风唤雨。他手下有两员副将：『八臂哪吒』项充、『飞天大圣』李衮，都很凶猛。史进起身道：『小弟初到大寨，无半米之功，愿与兄弟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引本部人马，去收捕这伙强人。』宋江大喜应允。」



史进与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率领从少华山带出的全部人马，来到芒砀山。只见山上飞下一彪人马，前面领头的是项充，右手握一条铁枪，左手执一面团牌，牌上插二十四把飞刀；后面是李衮，右手仗剑，左手把牌，牌上插二十四把飞标。双方激战，史进等抵敌不住，人马损折过半，杨春的战马着了一飞刀。就在史进陷于进退两难之际，宋江率五千人马赶到。扎好营寨，天色已晚。公孙胜见芒砀山上布满青色灯笼，便道：『那寨中必有行妖法之人。』于是按天地风云之机、龙虎鸟蛇之状，布置来日战阵。

次日，两军对阵。樊瑞立在马上，左手挽流星铜锤，右手执混世魔王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：『疾！』狂风四起，飞沙走石。项充、李衮引五百滚刀手，乘势杀出。宋江军队向两边散开，待项、李人马进入阵中，弓弩齐发，折其大半。刹那间变作长蛇之阵，将项、李及其残余人马东赶西撵。公孙胜拔出松文古定剑，喝声：『疾！』顿时天昏地暗。项、李左冲右突，晕头转向，轰的一声，跌入陷马坑内。宋江举鞭一指，三军一齐掩杀过去，樊瑞狼狈逃回山上。宋江亲为项充、李衮松绑。项、李降伏，又上山说服樊瑞归降，于是随宋江同返梁山泊。

宋江与众好汉到了梁山泊边，正欲过渡上山，突然跑来一大汉向宋江拜道：『小人段景住，因黄发卷须，人们就叫我『金毛犬』。我盗得金王子坐骑『夜玉狮子』马一匹，想以此作为投奔梁山泊的进献之礼，不料路过曾头市时，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。』



宋江见他一表非俗，便带他同上山寨，叫戴宗去打听那马下落。神行太保戴宗到凌州西南曾头市察访，四天后回山寨报告：『曾家府是曾头市首户，聚有六七千人马，扎了寨栅，掌控曾头市。家长名叫曾长者，五个儿子：曾涂、曾密、曾索、曾魁、曾升，号称五虎。教师史文恭，副教师苏定。千里玉狮子马，如今是史文恭坐骑。他们誓与梁山泊为敌，造了五六十辆陷车，要捉尽俺山寨头领。还编了几歌：『扫荡梁山清水泊，剿除晁盖东京，生擒及时雨，活抓智多星！』市上小儿都在唱。』晁盖听了，大怒道：『我亲自走一遭，不捉得这畜生，誓不回山！』

晁盖亲自率三军在曾头市对面下寨栅。两次交战，曾魁、曾涂不敌林冲、呼延灼，便坚守不出。忽然来了个和尚，自称是法华寺监寺僧，尽知曾家五虎行踪，愿领晁盖去劫寨。晁盖求胜心切，不听林冲苦谏，结果落入和尚圈套，脸颊上中了曾家伏军的毒箭，回到梁山的当天，一命呜呼。晁盖临终时嘱咐宋江：『哪个捉得射死我的，叫他做梁山泊主。』

众头领将晁盖入棺盛殓，举哀祭祀。林冲请宋江为山寨之主。宋江道：『晁天王临终遗言在先，未曾为他报仇雪恨，怎么可居此位？』吴用道：『话虽如此，山寨岂可一日无主？除了哥哥，谁敢当此位！』李逵叫道：『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个大宋皇帝也可以！』宋江怒道：『若再胡言，先割了你这厮舌头！』林冲、吴用扶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，上首是吴用，下首是公孙胜，左一带以林冲为头，右一带呼延灼居长。宋江道：『我今日权且居此位，全赖众兄弟扶助，同心合力，替天行道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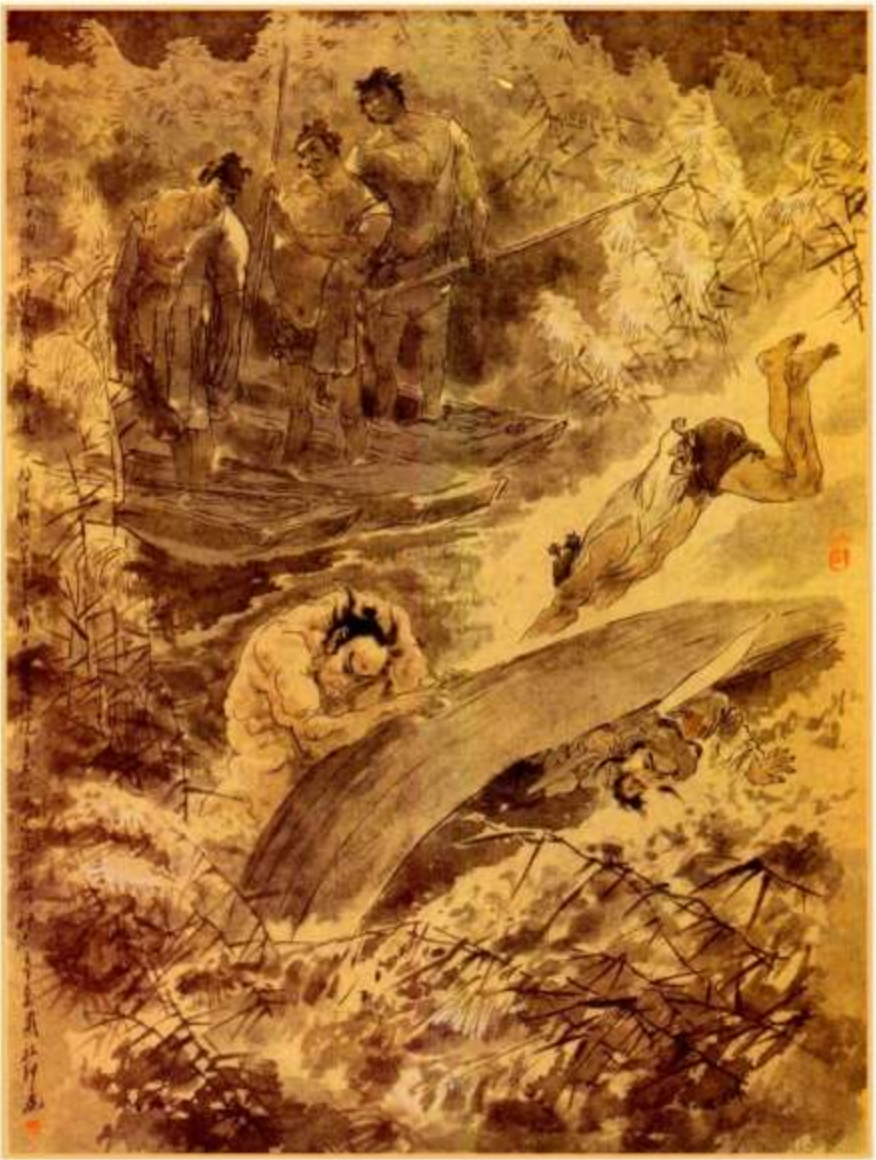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，分配各头领职事，追荐晁盖，拟百日后再议攻打曾头市事。请来做道场的大圆和尚，是北京大名府龙华寺法主。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，大圆道：『头领没听说过河北玉麒麟？』宋江笑道：『你看我，人还未老，却如此忘事！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卢俊义，绰号『玉麒麟』。大员外好武艺，棍棒天下无双。寨中若得此人，我还有何烦恼！』吴用笑道：『何用自丧志气？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。说得他上山，如探囊取物。』李逵叫着要跟他去北京。吴用道：『若要去，你必须装作哑巴。』李逵道：『我嘴里衔个铜钱就行了。』众人都笑。

到了北京城里，吴用扮作算命先生，穿道袍，摇铃杵。李逵头绾丫髻，扮作道童，用木棒挑着『讲命谈天，卦金一两』的纸招，摇摇摆摆。见他怪模怪样，小孩便跟在后面哄笑，到卢府门前，已跟了五六十人。家人道：『一两银子算一命，谁舍得？』卢俊义道：『既出大言，必有广学，请他进来。』吴用被请进后堂坐下，卢俊义道：『在下三十二岁。君子问灾不问福，只求推算近期行藏。』报了生日时辰，吴用取铁算子算了一会，叫声：『怪哉！』卢道：『请先生直言。』吴道：『不出百日，员外有血光之灾！』卢笑道：『先生差矣！卢某向来谨慎，非理不为，何来此灾？』吴叹道：『原来天下人只爱阿谀奉承！』交还卦金，起身就走。卢俊义忙道：『先生息怒，愿闻指教。』吴用道：『员外须到东南千里之外，方可免此一劫。』随口念了四句歌：『芦花滩上有扁舟，俊杰黄昏独自游。义到尽头原是命，反躬逃难必无忧。』又叫卢俊义将这卦歌写在壁上，道：『日后应验，便知小生妙处。』



吴用、李逵走后，卢俊义叫来大总管李固和心腹燕青，说了算命之事，道：『我明日往东岳泰山烧香，既避灾晦，又好作些买卖。李都管去装十车货物，跟我同往。燕青看管家里。』燕青二十四五岁，百伶百俐，人称『浪子燕青』，既会吹弹歌舞，更有一身本事，一张川弩，三枝短箭，百发百中。李固潦倒时，冻僵在卢府门前，卢员外救了他，养在家中，后来见他能写会算，就把里外家财都叫他照管。

卢俊义一行，走了数日，来到一家客店。店小二道：『往前二十里，便是梁山泊，官人莫非是山上宋大王亲戚？』卢俊义怒道：『我和这贼们有什么亲！我特捉宋江这厮！』吃了酒离店，行至一座大林，手执双斧的李逵突然跳出，道：『认得哑道童么？』卢俊义猛省，怒抡朴刀便砍，李逵用斧招架几下，便往林中飞跑。卢追了一阵欲回，只听鲁智深笑道：『花和尚奉军师将令，接员外避难！』卢挺朴刀而上，智深抡禅杖相迎，斗不到三合，转身便跑。卢直追出大林。却见高阜上飘着『替天行道』杏黄旗，李固及车仗人口，正被一彪人马押着越过高阜。卢另寻路径而走，不想被浩浩大水挡住了去路，幸好渔人让他上了小船，答应渡他到对岸。船行没多远，渔人唱道：『英雄不会读诗书，只合梁山泊里居。准备窝弓收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』接着又唱了吴用念的四句卦歌。卢俊义大惊，提起朴刀正欲动手，渔人扑通跳下水，把船弄翻。『渔人』混江龙李俊，守候水下的浪里白条张顺及阮氏三雄，将落水的玉麒麟活捉了。



彩绘全本

水浒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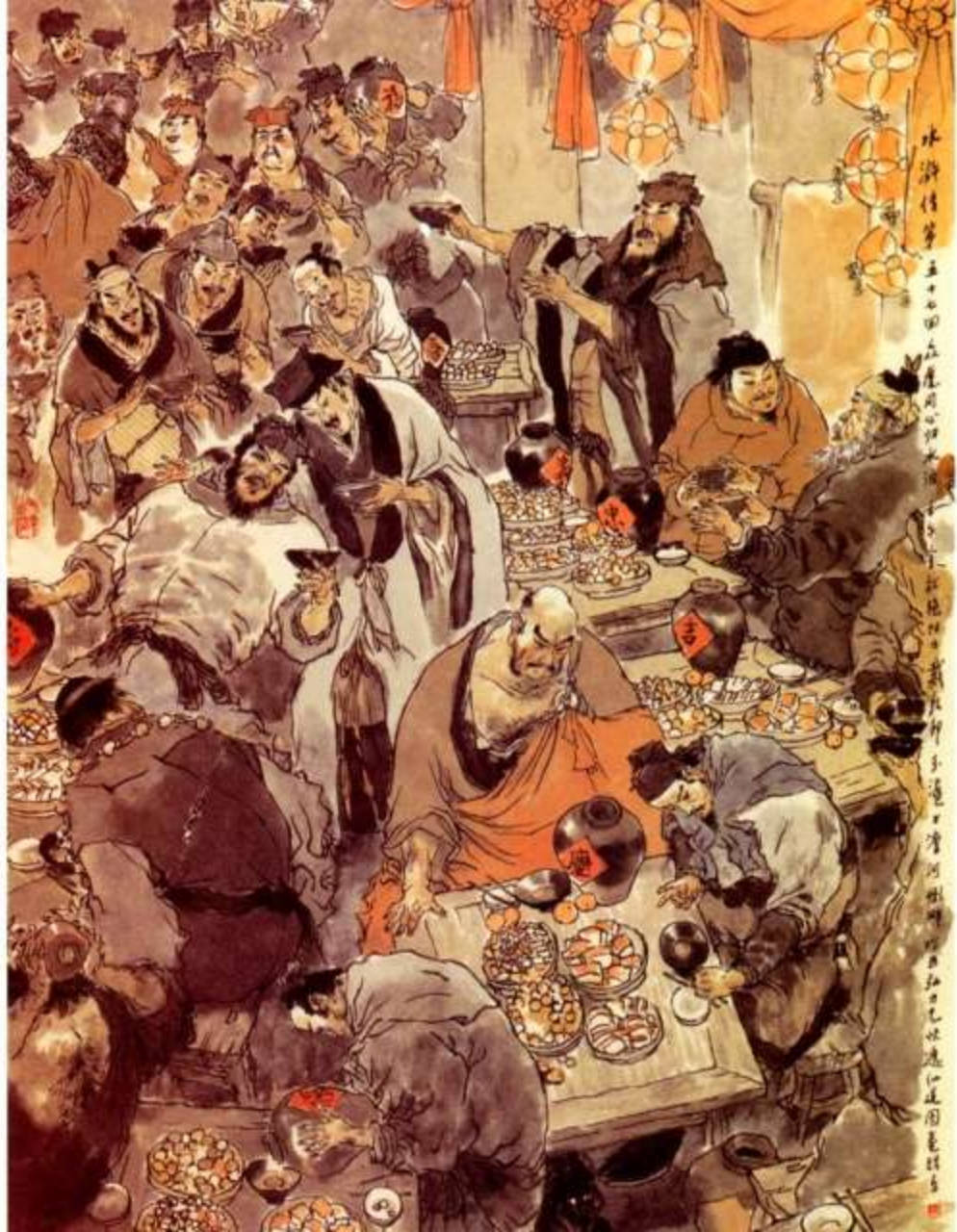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册

绘画 戴敦邦

主编 于文化

注释 黄彦

制作 小成兄



中国书店

